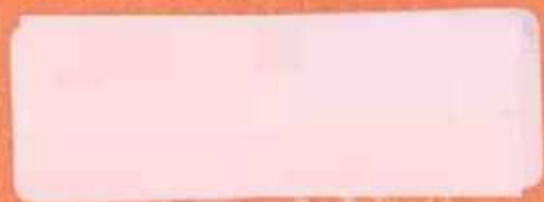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新 序

马世年 译注



中華書局



ISBN 978-7-101-09808-2



9 787101 098082 >

定价：36.00元

中华
经典
名著
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马世年◎译注

新序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序/马世年译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2

(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)

ISBN 978-7-101-09808-2

I. 新… II. 马… III. ①笔记-中国-西汉时代
②《新序》-译文③《新序》-注释 IV. K234.1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5663号

书 名	新 序
译 注 者	马世年
丛 书 名	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责任编辑	周 旻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4年2月北京第1版 201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	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6 $\frac{3}{4}$ 字数340千字
印 数	1-8000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09808-2
定 价	36.00元

前言

《新序》是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刘向编撰的一部重要典籍。

刘向(前79—前8,此从钱大昕、钱穆说),字子政,原名更生,汉成帝时更名为向,西汉沛(今江苏沛县)人。刘向出身于西汉皇族,门第尊贵、家世显赫。其先祖楚元王刘交为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幼弟。祖父刘辟疆、父刘德历任宗正一职,刘德被封为关内侯、阳城侯。刘向家学渊源深厚。楚元王刘交“好书,多材艺,少时尝与鲁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”;祖父辟疆“亦好读诗,能属文”。父刘德“少时数言事,召见甘泉宫,武帝谓之千里驹”(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),深受汉武帝的赞赏。正是在这种家学传统的熏陶下,刘向“廉靖乐道,不交接世俗,专积思于经术,昼诵书传,夜观星宿,或不寐达旦”(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),一生博涉群书、好学不倦,成为博通古今的大学者。成帝时更是领校中秘、校理群书,为我国的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刘向能文善赋、著作丰硕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辞赋三十三篇,今仅存《九叹》等几篇。其所撰著除《新序》外,现存的还有《洪范五行传论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列女传》等,而《五经通义》、《别录》、《世说》等已佚。原有集,也已亡佚,明张溥辑佚有《刘中垒集》。清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

文·全汉文》辑有辞赋、奏议等 30 篇及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别录》佚文。

刘向主要活动于西汉后期宣帝、元帝、成帝三朝，元、成两朝，正是外戚、宦官交相用事、刘氏皇权日渐衰落之时。元帝时，外戚许、史在位放纵，中书宦官弘恭、石显弄权于朝，恣意干政，刘向与太傅萧望之、少傅周堪等一起，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，曾两度下狱，被免为庶人。成帝时，刘向复被任用，但其时“赵氏乱内，外家擅朝”（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），外戚王氏“依东宫之尊，假甥舅之亲，以为威重”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），帝舅王凤辅政，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，河平二年（前 27），其弟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一日皆封为侯，世称“五侯”。一时间政出王氏，以至于“公卿见凤，侧目而视，郡国守相、刺史皆出其门”，终于导致“群弟世权，更持国柄，五将十侯，卒成新都”（《汉书·元后传》），王氏代汉的局面已隐隐形成。作为宗室之后的刘向，对汉室的衰微深感忧虑，力图挽救刘氏的颓势，因而尤为激烈地反对王氏专权，曾数次上封事极谏，还专门写《洪范五行传论》11 篇上奏。成帝虽甚感其言，“叹息悲伤其意”，“然终不能用也”。《新序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书的。

《新序》一书，是刘向“采传记行事”而成的一部“谏书”。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载：

向睹俗弥奢淫，而赵、卫之属起微贱，逾礼制。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，自近者始。故采取《诗》、《书》所载贤妃贞妇，兴国显家可法则，及孽嬖乱亡者，序次为《列女传》，凡八篇，以戒天子。及采传记行事，著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凡五十篇奏之。数上疏言得失，陈法戒。书数十上，以助观览，补遗阙。上虽不能尽用，然内嘉其言，常嗟叹之。

可见，《新序》的编撰宗旨与《说苑》、《列女传》一样，就是“言得失，陈法戒”、“助观览，补遗阙”，从而“以戒天子”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清人谭献在

《复堂日记》卷六中说：“《新序》以著述当谏书，皆与封事相发，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。”可谓中肯之论。朱一新《无邪堂答问》也说：“刘子政作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，冀以感悟时君，取足达意而止。”可见，刘向编撰《新序》的目的就是以之为“谏书”、以古鉴今。

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《新序》撰者的问题。《楚元王传》著录该书，说是刘向“著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凡五十篇”；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说是刘向“序六十七篇”，班固注曰“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世说》、《列女传颂图》也”；《隋书·经籍志》则称“刘向撰”；《晋书》与本传同，谓“刘向所著”；《汉书·赵尹韩张两王传》颜师古注引张晏曰“刘向作”；刘向自己又将其称为“校”（《说苑叙录》）。“著”、“序”、“撰”、“作”、“校”的差异使得前人对《新序》的著作权多所争议，一些学者由此否定刘向所作。如东汉王充《论衡·超奇》就批评刘向之作是“因成纪前，无胸中之造”，清人沈钦韩则明确说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二书是“旧本有之，向重为订正，非创自其手也”（《汉书疏证》），认为《新序》是旧有之书，刘向只不过对其进行了整理编次而已。今人罗根泽则进一步说：“向于《说苑》、《列女传》皆曰‘校’。校字之义，据《文选·魏都赋注》引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‘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为校。’然则二书，刘向时已有成书，已有定名，故刘向得读而校之，其非作始于刘向，毫无疑义。惟《新序》一书，《叙录》久佚，无从考证。然《说苑叙录》言‘除去与《新序》重复者’云云，则《新序》亦当时已成之书，非自刘向撰著。”（《〈新序〉〈说苑〉〈列女传〉不作始于刘向考》）基本上否定了刘向的著作权。其实，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此处所谓的“序”，既是说序次篇第、条别篇目，更是指纂辑撰述、编为一书。这一点，陈新在《新序校释》的“整理说明”中有明确的意见，他在肯定石光瑛所论“书虽非向造，而弃取删定，皆出向一人之手，其反复启沃，积诚悟主之心，千载下犹可窥见。其编订之大义，亦具有终始，非徒以掇拾为博也”的基础上，进一步说“有两点值得注意”：

一是《新序》文字与所据诸书的出入，决非出于版本的差异，而

且同一则故事中,常有一部分采用这本书,一部分采用另一本书的现象,可见确经刘向“弃取删定”。其次,不少故事的结尾部分,有刘向所加的按语式文字,系原本诸书所无……据此可知,刘向纂辑并奏上《新序》,以古人的成败得失作为昭鉴,是上书言事的另一种谏诤方式,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和目的。……应该说,《新序》一书由刘向纂辑而成,这是从书中的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。

“《新序》一书由刘向纂辑而成”可为确论。前人还曾据《晋书·陆喜传》“刘向省《新语》而作《新序》”一句,认为《新序》旧有底本《新语》,刘向将其简省删略成书。其实,此句之下,还有“桓谭咏《新序》而作《新论》。余不自量,感子云之《法言》而作《言道》,睹贾子之美才而作《访论》,观子政《洪范》而作《古今历》”数句,结合文义看,这里的“省”并非是“简省”、“缩略”之义,而应是“内省”、“感悟”的意思;《新语》也并非是姚振宗所说的“旧有《新语》之书”,而是指陆贾的《新语》(参王苏凤《刘向〈新序〉著作性质考辨》)。因此,“刘向省《新语》而作《新序》”也就是张国铨《新序校注·自序》所说的“向之此编,本感陆生著书而成,此亦用意一证也”。至于刘向自己所说的“校”,由《说苑叙录》看,主要是说《说苑》的成书过程,并非是刘向对该书所做的全部工作。《说苑叙录》云:

所校中书《说苑杂事》,及臣向书、民间书,诬校讎。其事类众多,章句相溷,或上下谬乱,难分别次序。除去与《新序》复重者,其余浅薄不中义理,别集以为《百家》。复令以类相从,一一条别篇目,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,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,号曰《新苑》,皆可观。

可见,在校书之外,更多的还是“更以造新事”与“以类相从”,“条别篇目”。因此,说“校”也是不全面的。当然,本传所说的“著”与颜师古所说的“作”也不妥帖:毕竟,《新序》与《说苑》一样,都只是历史故事的汇集而已。要之,在“著”、“序”、“撰”、“作”、“校”诸说中,以今天的眼光

看,称其为“撰”是更为恰当的——《新序》一书,刘向的工作主要就在编辑、撰述上。

《新序》的成书年代,前人也多争议。主要说法有三:其一是成帝永始元年(前16)。《资治通鉴》主此说,钱穆的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亦从之。其说大致是据《成帝纪》“永始元年六月丙寅,立皇后赵氏”及本传“向睹俗弥奢淫,而赵、卫之属起微贱,逾礼制”等推论。所以上书《新序》以劝诫。但本传只是说“赵、卫之属起微贱,逾礼制”,并未明确具体上奏的时间,故此说只是推测而已。其二是成帝河平四年(前25)。唐人马总《意林》说:“(《新序》三十卷)河平四年都水使者谏议大夫刘向上言。”但钱穆认为:“向为谏大夫,为宣帝甘露三年(前51);而光禄勋中之谏大夫、议郎为二职,谏议大夫之名,始于后汉。所以马总《意林》所引之《七略》、《别录》实不可信。”(钱穆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)其三是成帝阳朔元年(前24)。宋本每卷卷首都标有“阳朔元年二月癸卯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刘向上”字样,当是曾巩整理时所见到的《新序》旧迹。王应麟《玉海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等也主此说,其年代与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亦相符,故多为今人所从(参赵仲邑《新序详注》)。

二

今本《新序》共十卷,分别为《杂事》一至五卷、《刺奢第六》、《节士第七》、《义勇第八》、《善谋上第九》与《善谋下第十》。总体来说,《新序》是一部有关君臣之道的历史故事汇集,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恩、宽惠养民,敬德修身、尚贤授能,反对荒淫奢靡、暴虐骄横;同样,臣下亦须坚守德义、笃行仁道,要忠于国事、恪尽职守、公正耿直、善于谋划。这些思想大多是通过历史故事的编选而体现出来的,这既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“法戒”,更是他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。诚如南宋高似孙《子略》所说:“先秦古书甫脱烬劫,一入向笔,采摭不遗。至其正

纲纪、迪教化、辨邪正、黜异端，以为汉规监者，尽在此书。兹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之旨也。呜呼！向诚忠矣，向之书诚切矣！”有关《新序》的内容特征，书中即可以明显看出，此不一一列举。

从思想倾向来说，《新序》主要是以儒家为主，间有一些阴阳五行、符瑞灾异的观念，与刘向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。譬如《杂事第四》“宋景公时，荧惑在心”一章，结尾引用《老子》“能受国之不祥，是谓天下之王也”的话；而同卷的“宋康王时，有爵生鹇于城之隙”一章，更是有大家所熟知的“臣向愚以《鸿范传》推之”之语，而“宋史之占非也。此黑祥，传所谓黑眚者也”以下一段推演，便是典型的符瑞灾异的思想，这也就是刘向“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异。祥多者其国安，异众者其国危。天地之常经、古今之通义也”（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）的基本主张。

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的汇集，《新序》具有重要的史料、文献价值。赵逵夫先生在《庄辛〈谏楚襄王〉考校兼论〈新序〉的史料价值》一文中，通过比较《杂事第二》与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有关“庄辛谏楚襄王”的文字异同，指出：“《新序》所收庄辛此文比《战国策》所收更原始，不但《战国策》所收文字上的很多错误在《新序》所收本子中不存在，而且，《新序》所收之文包含着更多的历史文化的信息，保持着先秦时代楚国语言及文学的风格。”他进而说：“《新序》有着同《战国策》一样的史料价值……通过对《新序》一书的性质及学术价值的具体论证，我们又可以由此知道：《新序》除极少数汉初材料外，基本上是先秦资料的分类编次。”甚至像《节士第七》中的“屈原传”，便是“先秦时代有关文献的留存”。这意见是很对的。另如《杂事第三》中的燕惠王写给乐毅的信，《战国策·燕策》与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都记作燕王喜写给乐间的信，与《新序》不同，马骥《绎史》、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均以《新序》为是，亦可见其史料价值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《新序》中的很多材料，亦见于前些年出土的一些文献资料。譬如，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汉简《儒家者言》，有16章见于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《新序》马世年译注.pdf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74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